

蜕变的乡村

□ 路扬

—
秋日多雨,风湿云低。
清晨,天还阴着,久违的日头躲在翻滚的黑云里迟迟不肯露面。我一大早驱车赶回村里,站在老宅门前显得手足无措。心里直埋怨这该死的连阴雨,绵绵缠缠二十多天,竟然把我的老宅祸害成这个样子,六间正房的后脊背墙残了,大片的泼灰泥墙皮离劈剥落后,变成了舞台上常见的大画脸。东厢的饭厦屋顶防水毁了,外面天都快晴了,屋里还“叭哒、叭哒”下个不停。最残的是西厢的土筑围墙,昂首挺立了30多年,终于光荣“下岗”了,僵龙般地坍塌在地上。

房的梁脊板上记得清楚,老宅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成的,地地道道“联产承包”制“结”下的硕果。放到现在可能不上档次,但在当年一点也不逊色。我是85年把爱人接到县城的,两位老人相继辞世后,老宅就一直无人居住。这期间我也托亲戚,求朋友,想找个合适的人家免费住上。一来可以给我看门护房,二来不至于让老宅断了人气。当地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房子一旦没人住,烂毁得会更快。令我没想到的是,打听了多日,仍是竹篮打水,没找下个合适的人家来住。老宅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当时我很困惑,很纳闷,很不理解,村里这是怎么啦,难道家家户户都不缺房?记得70年我离开家乡时可不是这个样子。当时村里是人多房少,乡亲们常为找一间睡觉的地方犯难。在村头缺墙少门的破庙里;家户里不再养牲口的空牛厦里;河崖下疯长野蒿的破窑洞里,几乎全住进了人。有的一时没找下地方,兄弟数人挤在一席炕上穷凑合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可好。全变了,提着猪头硬是找不着庙门。

后来又一次回家,见到在村里当支书的外甥郝强,仍没忘了探其究竟。郝强生的高挑,壮实,英俊,一头自然卷曲的乌发,使人常想到俄罗斯帅气的小伙子。他文化程度不高,当干部久了,对村里情况吃得很透。听完我的问话,先是抿嘴一笑,接着说我在外面待的太久了,对眼下村里的状况根本不摸。像拉家常一样同我唠叨起来。

北柳村600多户,2700多口人,现在至少有数百人常年在外打拼,干啥的都有,行行业业都占个边。有100多户在县城、侯马、运城等

地方买了房,心思当然也飞了出去。这些人人家头脑活,办法多,农闲时在城里做生意,农忙时就回村种苗木,管果树,城乡兼顾,两头不误。再一种人是在村里不修厦,在外面也不买房,图的是先存银子后置业,这跟过去“先治坡,后治窝”的干法差不多,这种人心劲强,谋事远,村里迟早也留不住他们。当然多数人还是要固守本土,安心扎根的,他们缺的是外出闯荡的胆量,有的是土里刨金挖银的力气,这几年光景都闹得差不多,几乎都原地不动把旧房倒腾了。建起了一砖到顶,宽间深卧的大宅院,有的房子前脸还挂上瓷砖,院子中间铺上大理石,拿玻璃塑钢封闭空间的也不少。一家家装潢得跟城里的单元楼差不多。这伙人中间也有盖好新房后又犯了划算的,兴许是受了外面人撺掇,咬着牙把新盖的房子赔钱卖了,决意要出去闯荡一番。还有户人家更可笑,不知犯的哪门子神经,房子刚盖了一半,突然停下不弄了,说要在城里买商品房,把剩余的钱交了首付后,回到村里又卖了半落子房基,说走就走,一家人很快全搬走了,不知在外面谋下多好的生意,对他竟这么大吸引力。现在村里该盖的房都盖了,能走的人都走了,象你家这种空壳房子太多了,村里不下几十套吧,没人住,闲着,都空闲着。郝强最后这样说。

二
乡下的早饭一般是上午十点。近十一点时,我让内弟张红安在村里找的维修工人到了。说是工人,其实都是本村的乡邻。见面后的头件事是商量老宅怎么维修,工时怎么计算,工钱怎么支付。

为首的工头姓高,40出头,先是围着老宅转了一圈,回头盯着红安的脸说,这活没法包工,以前也没个固定的套路,按日工算吧。张红安看了我一眼,冲着小高点点头。我问工钱每天得多少,小高说大工每天120元,小工每天100元,咱这活不算小,用得上两个大工3个小工,每天工钱540元。你看咋样?见我马上没吭气,小高又表态说,放心吧叔,看红安的面子我们肯定不捣蛋,10天的活争取9天完,决不会托到11天。不必再说了,内弟找的人还能不放心?

掏钱雇人帮工的规矩从啥时候兴起的,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商品

经济的大潮在乡村催生的新规矩。几年前我就有过领教。那年,侄女出嫁我就在现场,见端盘洗碗的人那么忙,就想挽起袖子去帮帮。大弟拦住我不让去,说现在不是从前了,从买菜、做席、端桌、洗碗等招客的全套活路都包出去了,每上一桌120元,主家只管吃席,发票,完事后人家会凭票找你算账。几年前老父亲过世时也是这样,我回村后一时有些头大,急忙找来几个发小商量后事咋办。他们一听都不急了,说这事现在根本不用愁,从打坟、抬棺、下葬等一条龙作业都有人承包,你只管出钱就行了。我说不妥吧,让人嘲笑咱不动人,在村里为人不好,埋老人还得花钱雇人。他们说你想多了,眼下村里就时兴这一套。家家有事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

这种办法好吗,事后我一个人时反复想过。确实给古老的乡村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也让要办事的人家省去不少的麻烦,但上千年古村落的文化积淀,几十代邻里之间的盘桓情俗,真的就这样轻易舍弃吗?

记得我79年盖宅院时,买下木料,砖瓦,白灰等建筑材料后,兜里剩下不足200元,按说,这点钱无论如何也不敢动工。但那个时候就敢,凭什么,凭的就是乡土之谊、邻里之情。那个时候,村里时兴亲朋招呼,邻里帮忙,不管用大工还是使小工,只要晚上提前告人家一声,天明时保证早早赶来给你无偿的帮忙干活。来了后也不挑肥拣瘦,根据情况自找活干,搬砖、和泥、筛沙、垒墙一样也不敢搁。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用兜里不多的钱买菜、购面,招待大家吃家常饭。工地上常是人头攒动,紧张忙碌。知道你动工了,乡亲们除了帮工外,还会慷慨的给你送来一袋萝卜、几棵白菜,半筐红薯及几瓣大蒜,关系稍厚点的,还会乘夜色给你提来一壶棉油,两捆粉条和罗细的玉菱面,不夸张的说,那阵势真像是举全村之力,帮一户建房,当时我有个笔记本,每天谁来帮工,谁替我跑腿,谁给我送过东西都记得很清楚,这倒不全是光为感恩,更重要是准备以后给人家“还账”。笔记本如今还在,前几天我数过,在长达47天的施工时间里,无偿为我帮工的乡亲达870多人次,放到今天,如果天天雇人发工钱,你根本承受不了。

连载一

如梦令——樱桃

□ 张小卫

雨落樱花红溜,
风吹点波绿皱。
莺桃挂绿果,
揉莫轻摘就。
红透,
红透,
故绿翠色依旧。

在最深的红尘里相遇

□ 高晋旭

喜欢和你在冷冬门前的相遇
带着天际云端的欢喜
丢掉尘世全部的喧嚣
失落在你纯真的世界

看你轻盈的舞步
绽放在莲心眉间
然而 无数次的相遇
却总是擦肩而过
千百次的回眸
却换不回一句问候
纵然你的寂寞白了整个世界
我也只能 默守心口的祝福
在有你的季节心如止水

接来你飘扬纷洒的魅影
片刻 沉睡在掌心
化成一颗晶莹的水滴
这是你踏破红尘

无声的告白吗?
是三生石畔珠泪的还泪?
是那白仙塔前
滑落人间无悔的真情?

红尘中的失与得
那是 命中注定的有与无
就像这不期而遇的雪
我只是你红尘深处
最浅的缘分

与其痛心疾首的失
不如潇洒的舍
让沁凉划过掌心
在你寂寞里
点一盏温暖的红炉
在红尘的最深处期待着
你下一次的
盛妆而来

送给你把春天

□ 冯波

漫步在你的微笑里
啊 绛县,绛县——
还是山棣树下那次美丽的相遇
是峰山的金光,是沸泉的涟漪
那颗心为什么总恋着你
一次次一次次追问着你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声音传来,
电话铃声惊醒了无处不在的寂寞,
夕阳带走了我心中本有的愉悦,
画一幅春天把美丽送给你
唱一支歌谣把深情送给你
让阳光走进记忆
漫步在你的微笑里
啊 绛县,绛县——
还是那片麦田千年万年的养育
是古老的传说,是尧山的烟雨
祖先们为什么选择了你
一次次一次次寻找着你
蜿蜒的涑水河流淌着甜蜜
高高的华山塔塔举起希冀
任时光慢慢远去

心境如画的人能把一个快乐变成几个
追求平常的人总是笑脸对着笑脸,
让我伴你感觉这千金难买的时刻。
快快快把你的快乐告诉我,
拥挤的心儿哟多么需要快乐。
都市的喧嚣声阻隔了多少行人,
平静的心儿哟为何不荡漾着欢歌
脸上的皱纹为何不灿烂成花朵,
总是慷慨的送给你慷慨的礼物,
善解人意的我能把快乐做礼物,
让我伴你感觉这千金难买的时刻。
快快快把你的快乐告诉我,
那是远方的朋友报告着快乐。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声音传来,
电话铃声惊醒了无处不在的寂寞,
夕阳带走了我心中本有的愉悦,
画一幅春天把美丽送给你
唱一支歌谣把深情送给你
让阳光走进记忆
漫步在你的微笑里
啊 绛县,绛县——
还是那片麦田千年万年的养育
是古老的传说,是尧山的烟雨
祖先们为什么选择了你
一次次一次次寻找着你
蜿蜒的涑水河流淌着甜蜜
高高的华山塔塔举起希冀
任时光慢慢远去

打开尘封已久的相册,两帧老相机拍的正方形的黑白照片赫然映入我的眼帘:一张是我和平遥一中邓光明老师在游轮仓外的甲板上;一张是许多青少年朋友簇拥在甲板前辅导员老师的周围。这两帧照片十分珍贵,意义毫不寻常,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八四年参加全国青少年科学奖基金会首届颁奖大会期间畅游长江三峡的情景。目睹照片,思绪万千,霎时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说起来话长,1982年12月7日,我被县科协与县教育局正式聘任为东关中学的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我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和责任的重大,它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实施和祖国的未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国庆节题词中所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颖超给《青少年科技》题词:“人小志气高,立志去创造,今天准备好,

将来立功。”作为班主任和语文教师的我,时刻把这一思想贯彻到课堂教学和日常活动中,辅导他们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论文活动,多次荣获县、地奖,我辅导赵子记同学制作的《鸡鸭鹅孵化电动演示器》,在运城地区被评为一等奖,被评为省小发明二等奖(因运送途中损坏),我被评为省级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中国青少年科学奖基金会》是由《少年科学报》社和《科学与人》杂志社捐款十万元为底金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的青少年科学技术奖励性组织,于1984年5月12日经新华社社发稿登报正式宣告成立的。按本会《章程》经严格的评选后,每年于十二月十日(世界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金颁奖日),向十五周岁以下的获奖少年和家长、教

师、辅导员等颁奖一次。

1984年12月10日,正是在这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一天,中国少年科学奖基金会首届颁奖大会在武汉市举行。通知要求除获奖者外,每省只有两个名额:一个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代表;一个杰出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代表。我们绛县东关初中赵子记同学荣幸被

选中,于是我们师生二人光荣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盛会。

我们于12月9日启程,在武汉洪山宾馆报到住宿。次日首届颁奖大会在武汉市礼堂隆重举行,与会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优秀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代表等千余人参加,会议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婿武汉大学教授主持。受表彰的有著名童话作家叶君健、著名儿童故事

家、北京优秀小学教师孙敬修。获奖少年有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小诗人田晓菲、天津小学生小画家何宁、江西九江市小书法家二年级学生童靓、青海省小童话作家二年级学生刘梦琳等,他们还进行了现场表演,各儿童刊物的编辑、记者和新闻媒体争相采访和报道。

会议期间,我们共同参加了武汉市“中国少年儿童医疗中心”的揭牌仪式,参观了武汉植物园、武汉大学,并和他们师生进行了联欢。次日,与会同志千余人乘坐十几辆大巴从武汉启程,穿过历史名城荆门,长驱数百里来到了宜昌,参观了号称“天下第一坝”的葛洲坝,亲眼目睹了这一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还乘坐轮船游览了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浏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妖娆风光,也体验了祖国日益飞进的水利建设,极大地激发了爱国热情。

老照片的故事

□ 徐效骥

报到住宿。次日首届颁奖大会在武汉市礼堂隆重举行,与会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优秀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代表等千余人参加,会议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婿武汉大学教授主持。受表彰的有著名童话作家叶君健、著名儿童故事